

急地堆積着。

『可萊諦，你在做甚麼？』我問。

『你不見嗎？』他把兩手伸向柴去，一面回答我。『我正在復習功課哩！』他又這樣接續着說。

我笑了，可是可萊諦卻認真地在口中念着『動詞的活用，因了數——數與人稱的差異而變化——』，一面抱着一捆的柴走，放下了柴，把他堆好了：『又因動作起來的時而變化——』，走到車旁取柴『又因表出動作的法而變化。』

這是明日文法的複習。『我真忙啊！父親因事出門去了，母親病了，在牀上臥着，所以我不能不做事。一壁做事，一壁讀着文法。今日的文法很難呢，無能怎樣記，也記不牢。——父親說過，七點鐘回來付錢的哩。』他又向了車貨的人說。

貨車去了。『請進來！』可萊諦說。我進了店裏，店屋廣闊，滿堆着木柴，木柴旁還掛着秤。

『今天是一個忙日，真的一直沒有空閒過。正想作文，客人來了。客人走了以後，執筆要寫，

方纔的貨車來了。今天跑了柴市兩趟，腿麻木像棒一樣，手也硬硬的，如果想作畫，一定弄不好的，』說着又用帚掃去散在四周的枯葉和柴屑。

『可萊諦，你用功的地方在那里？』我問。

『不在這里。你來看看！』他引我到了店後的小屋裏，這室差不多可以說是廚房兼食堂，桌上擺着書冊、筆記簿，和已開手的作文稿。『在這里啊！我還沒有把第二題做好——用革做的東西。有靴子、革帶——還非再加一個不可呢——及皮靴』他執了鋼筆寫着清爽的字。

『有人嗎？』喊聲自外面進來，原來買主來了。可萊諦回答着『請進來！』奔跳出去，稱了柴，算了錢，又在壁角污舊的賣貨簿上把賬記了，重新走進來：『非快把這作文完了不可。』說着執了筆繼續寫上：『旅行囊，兵士的背囊——咿啲！咖啡滾了！』跑到煖爐旁取下咖啡瓶：『這是母親的咖啡。我已學會了咖啡煮法了哩。請等一等，我們大家拿了這個到母親那裏去罷。母親一定很歡喜的。母親這個禮拜一直臥在牀上——呢，動詞的變化——我好幾次因這咖啡瓶燙痛了手了呢——兵士的背囊以後，寫些甚麼好呢？——非再寫點上去不可——一時想

不出來——且到母親那里去罷！

可萊諦開了門，我和他同入那小室。母親臥在闊大的牀上，頭部包着白的頭巾。

『啊！好哥兒？你是來望我的嗎？』可萊諦的母親看着我說。可萊諦替母親擺好了枕頭，拉直了被，加上了爐煤，趕出臥在箱子上的貓。

『母親，不再飲了嗎？』可萊諦說着從母親手中接過杯子：『藥已服了嗎？如果完了，讓我再跑藥店去。柴是已經卸好了。四點鐘的時候，把肉來燒了罷。賣牛油的如果走過，就把那八個銅子還了他就是了。諸事我都會弄好的，你不必多勞心了。』

『虧得有你！你可以去了。一切留心些。』他母親這樣說了，還叫我必定須喫塊方糖。可萊諦指他父親的照像給我看。他父親穿了軍服，胸間掛着的勳章，據說是在溫培爾脫親王部下時候得來的。相貌和可萊諦印板無二，眼睛也是活潑潑的，也作着很快樂的笑容。

我們又回到廚房裏來了。『有了！』可萊諦說着又繼續在筆記簿上寫，——馬鞍也是革作的——以後晚上再做罷。今天非遲睡不可了。你真幸福，用功的功夫也有，散步的閒暇也有

呢。』他又活潑地跑出店堂，將柴擱在臺上用鋸截斷：

『這是我的體操哩。可是和那「兩手向前」的體操，是不同的了。我於父親回來以前把這柴鋸了，使他見了歡喜罷。最討厭的，就是手拿了鋸以後，寫起字來，筆畫要同蛇一樣。但是也無法可想，只好在先生面前把事情直說了。——母親快點病好纔好啊！今天已好了許多，我真快活！明天雞一叫，就起來預備文法罷。——唸！柴又來了。快去搬罷！』

貨車滿裝着柴，已停在店前了。可萊諦走向車去，又回過來：『我已不能奉陪你了。明日再會罷。你來得真好，再會，再會！快快樂樂地散你的步罷，你真是幸福啊！』他把我的手緊握了一下，仍去來往於店車之間，臉孔紅紅地像薔薇，那種敏捷的動作，使人看了也爽快。

『你真是幸福啊！』他雖對我這樣說，其實不然，啊！可萊諦！其實不然。你纔是比我幸福呢。因為你既能用功；又能勞動；能替你父母盡力。你比我要好一百倍，勇敢一百倍呢！好朋友啊！

## 校長先生

十八日

可萊諦今天在學校裏很高興，因為他三年級的舊先生到校裏來做試驗監督來了。這位先生名叫考諦 (Coatli)，是個肥壯、大頭、縮髮、黑鬚的先生，眼光炯炯的，話聲響如大礮。這先生常恐嚇小孩們，說甚麼要撕斷了他們的手足交付警察，有時還要裝出種種可怕的臉孔。可是，他其實決不會責罰小孩的。他無論何時，總在鬍鬚底下作着笑容，不過被鬍鬚遮住，大家都看不出他。男先生共有八人，考諦先生之外，還有像小孩樣的助手先生。五年級的先生是個跛子，平常圍着大的毛項巾，據說，他在鄉間學校的時候，因為校舍潮溼，壁裏滿了溼氣，就成了病，到現在身上還是要作痛哩。那級裏還有一位白髮的老先生，據說以前是會做過盲人學校的教師的。另外還有一位衣服華美，戴了眼鏡，留着好看的頰鬚的先生。他在教書的時候，又自己研究法律，曾得過證書。所以得着一個『小律師』的綽號，這先生又曾著過『書簡文教授法』

的書。教體操的先生，是一位軍人樣的人。據說曾經屬過格里巴第（Garibaldi）將軍的部下。項頸上留着彌拉查（Milazzo）戰爭時的刀傷。還有一個，就是校長先生，高身禿頭，戴着金邊的眼鏡，半白的鬚，長長地垂在胸前。平常穿着黑色的衣服，鈕扣一直扣到腮下。他是個很和善的先生。學生犯了規則被喚到校長室裏去的時候，總覺得是戰戰兢兢的，先生並不責罵，只是攜了那小孩的手，好好開導，叫他下次不要再有那種事，並且安慰他，叫他以後做好孩子。因為他是用了和善的聲氣，親切地說的，小孩出來的時候總是紅着眼睛，覺得比受罰還要難過。校長先生每晨第一個到校，等學生的來，候父兄來談話。別的先生回去了以後，他一人還自留着，在學校附近到處巡視，恐防學生有被車子碰倒或在路上惡頑的。只要一看見先生的那高而黑的影子，羣集在路上逗留的小孩們，就會棄了玩具，東西逃散。先生那時，總遠遠地用了難過而充滿了情愛的臉色，嚇住正在逃散的小孩們的。

據母親說：先生自愛兒入了志願兵死去以後，就不見有笑容了。現在校長室的小桌上，置着他愛兒的照像。先生遭了那不幸以後，一時會想辭職，據說已將提出於市政所的辭職書寫

好，藏在抽屜裏，因為不忍與小孩別離，還躊躇着未曾決定。有一天，我父親在校長室和先生談話，父親向了先生：『辭職是多少乏味的事啊！』這樣說。這時恰巧，有一個人領了孩子來見校長，是請求許可轉學的。校長先生見了那小孩，似乎喫了一驚，將那小孩的臉貌和桌上的照像比較打量了好久，拉小孩靠近膝旁，托了他的頭，注視一會，說了一聲『可以的』記出姓名，叫他們父子回去，自己仍自沉思。我父親又繼續着說『先生一辭職，我們不是困難了嗎？』先生聽了，就從抽屜裏取出辭職書，撕成二段，說：『已把辭職的意思打消了。』

## 兵士

二十一日

校長先生自愛兒在陸軍志願兵中死去了以後，課外的時間，常常出去觀兵隊的通過。昨天又有一聯隊在街上通過，小孩們都集攏了一處，合了那樂隊的調子，把竹尺敲擊皮袋或書夾，依了拍子跳旋着。我們也集在路旁，看着軍隊進行，卡隆著了狹小的衣服，也嚼着很大的麵

包在那里立着看。還有衣服很漂亮的華梯尼呀；鐵匠店的兒子，穿着父親的舊衣服的潑來可西呀；格拉勃利亞少年呀；『小石匠』呀；赤髮的克洛西呀；相貌很隨便的勿蘭諦呀；礮兵大尉的兒子，因從馬車下救出幼兒自己跛了脚的洛佩諦呀；都在一淘。有一個跛了足的兵士走過，勿蘭諦笑了起來。忽然，有人去攬勿蘭諦的肩頭，仔細一看，原來是校長先生。校長先生說：『注意！嘲笑在隊伍中的兵士，好像辱罵在縛着的人，真是可恥的事！』勿蘭諦立刻躲避到不知那里去了。兵士分作四列進行，身上都滿了汗和灰塵，鎗映在日光中閃爍地發光。

校長先生對我們說：

『你們不可不感謝兵士們啊！他們是我們的防禦者。一旦有外國軍隊來侵犯我國的時候，他們就是代我們去拚命的人。他們和你們年紀相差不多，都是少年，也是在那里用功的。看哪！你們一看他們的面色，就可知道全意大利各處的人都有在裏面：西西利人(Sicilians)也有，耐普爾斯人(Napopolitans)也有，賽地尼亞人(Sardinians)也有，隆巴爾地人(Lombards)也有。這是曾經加入過千八百四十四年戰爭的古聯隊，兵士雖經變更，軍旗還是當時的軍旗。』



在你們未生以前，爲了國家在這軍旗下戰死過的人，不知多少呢！

『來了！』卡隆叫着說。真的，軍旗就在眼前兵士們的頭上了。

『大家聽啊！那三色旗通過的時候，應該行舉手注目的敬禮的哩！』

一個士官捧了聯隊旗在我們面前通過，已是塊塊破裂褪了色的旗了，旗竿頂上掛着勳章。大家向着行了舉手注目禮，旗手對了我們微笑，舉手答禮。

『諸位，難得，』後面有人這樣說。回頭去看，原來是年老的退職士官，紐孔裏掛着克里米亞（Crimean）戰役的從軍徽章，『難得你們做了好事了！』他反覆着說。

這時，樂隊已沿着河轉了方向了，小孩們的鬨鬧聲與喇叭聲彼此和着。老士官目注着我們說：『難得，難得！從小尊敬軍旗的人，大來就是擁護軍旗的。』

## 耐利的保護者

二十三日

駝背的耐利，昨日也在看兵士的行軍，他的神氣很可憐，好像說：『我不能爲兵士了。』耐利是個好孩子，成績也好，身體小而弱，連呼吸都似乎困苦的。他母親是個矮小白色的婦人，每到學校放課時，總來接她兒子回去。最初，別的學生，都要嘲弄耐利，有的用了革囊去碰他那突出的背，耐利卻毫不反抗，且不將人家以他爲玩物的話告訴他母親，無論怎樣被人玩弄，他只是靠在坐位裏無言哭泣罷了。

有一天，卡隆突然跳了出來對大家說：

『你們再碰耐利一碰看！我一個耳光，要他轉三個旋子！』

勿蘭諦不相信這話，當真嘗了卡隆的老拳，果然一掌去轉了三個旋子。從此以後，再沒有敢玩弄耐利的人了。先生知道這事，使卡隆和耐利同坐在一張桌子裏。兩人很要好，耐利尤愛着卡隆，他到教室裏，必要先看卡隆有沒有到，回去的時候，沒有一次不說『卡隆，再會！』的。卡隆也同樣，耐利的鋼筆書冊等落到地下時，卡隆不要耐利費力，立刻俯下去替他拾起；此外，又替他幫種種的忙，或替他把用具裝入革囊裏，或替他着外套。耐利平常總眼向卡隆，聽見先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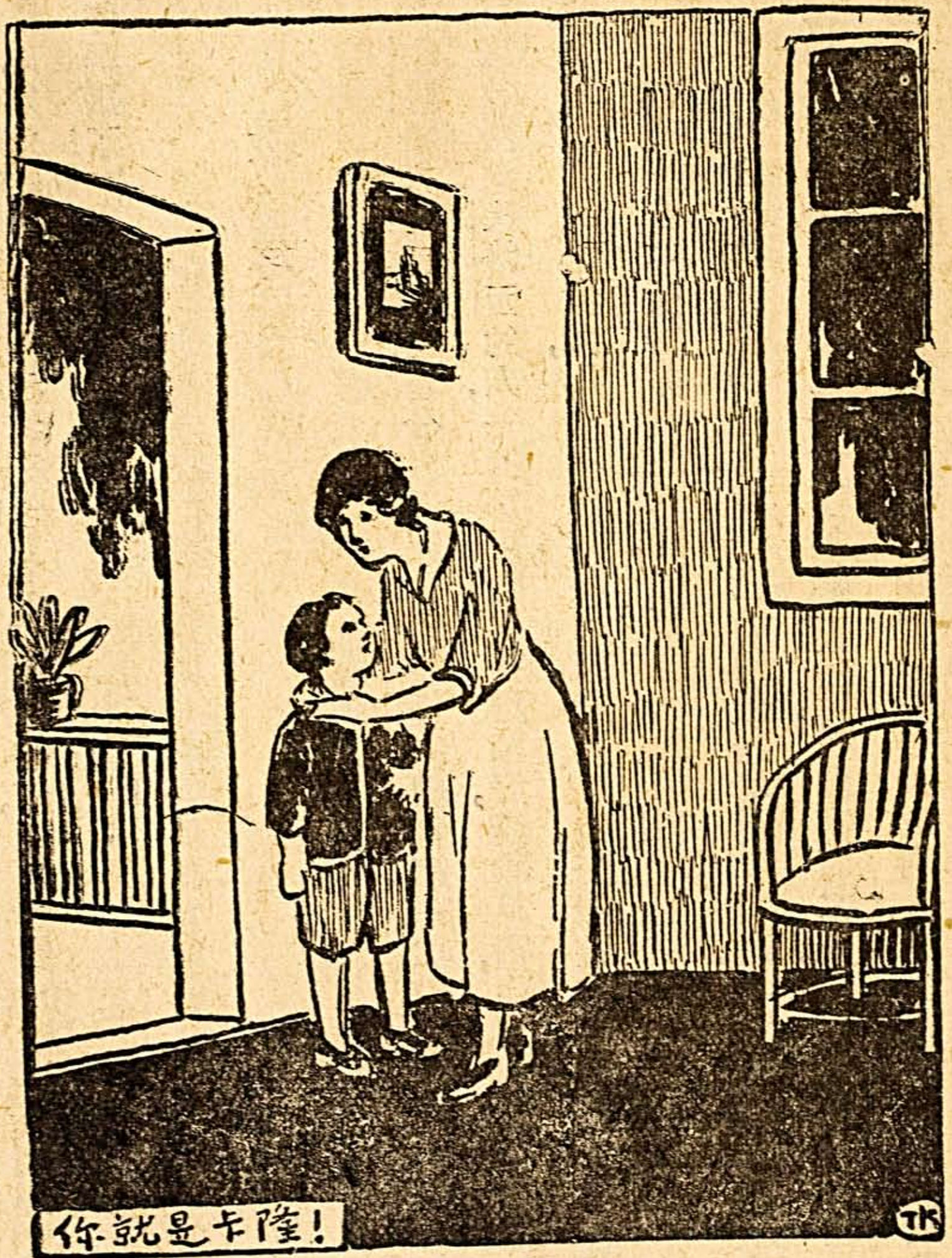
稱贊卡隆，他就歡喜如同稱贊自己一樣。耐利到了後來，好像已把從前受人玩弄、暗泣，幸賴一個朋友保護的事，告訴了他母親了，今天在學校裏有這樣的一件事：先生有事差我到校長室去，恰巧來了一個着黑服的小而白色的婦人，這就是耐利的母親。『校長先生，有個名叫卡隆的，是在我兒子的一級裏的嗎？』這樣問。

『是的。』校長回答。

『有句話要和他說，可否請叫了他來？』

校長命校役去叫卡隆，不一會，卡隆的大而短髮的頭，已在門框間看見了。他不知叫他爲了何事，正露出着很喫驚的樣子。那婦人一看見他，就跳了過去。將腕彎在他的肩上，不絕地吻他的額：

『你就是卡隆！是我兒子的好友！幫助我兒子的！就是你好勇敢的人！就是你！』說着，急忙地用手去摸衣袋，又取出荷包來看，一時找不出東西，就從頸間取下帶着小小十字架的鍊子來，套上卡隆的項頸：



你就是卡隆!

TK

『將這給你罷，當作我的紀念！——當作感謝你，時時爲你祈禱着的耐利的母親的紀念！請你懸掛了！』

## 級長

二十五日

卡隆令人可愛，代洛西令人佩服。代洛西每次總是第一，取得一等賞，今年大約仍是如此的。可以敵得過代洛西的人，一個都沒有，他甚麼都好，無論算術、作文、圖畫，總是他第一。他一學即會，有着驚人的記憶力，凡事不費甚麼力氣，學問在他，好像遊戲一般。先生昨日向着他說：

『你從上帝享受得非常的恩賜，不要自己暴棄啊！』

並且，他身材高大，神情挺秀，黃金色的髮，蓬蓬地覆着頭額。身體輕捷，只要片手一當，就能輕鬆地跳過椅子。劍術也已學會了。年紀十二歲，是個富商之子。穿着青色的金鈕扣的衣服，平常總是高興活潑，待甚麼人都和氣，試驗的時候肯教導別人。對於他，誰都不曾說過無禮的言

語。只有諾瑟斯和勿蘭諦白眼對他，華梯尼看他時，眼裏也閃着嫉妒的光。可是他卻似毫不介意這些的。同學見了他，誰也不能不微笑，他做了級長，來往桌位間收集成績的時候，大家都要去捉他的手。他從家裏得了畫片來，如數分贈朋友，還畫了一張小小的格拉勃利亞地圖送給那格拉勃利亞小孩。他給東西與別人的時候，總是笑着，好像不以為意的。他不偏愛那一個，待那一個都一樣。我有時候到敵不過他，不覺難過，啊！我也和華梯尼一樣，嫉妒着代洛西呢！當我拚了命思索宿題的時候，念到代洛西此刻早已完全做好，無氣可出，常常要氣怒他，但是一到學校，見了他那秀美而微笑的臉孔，聽着他那可愛的話聲，接着他那親切的態度，就把氣怒他的念頭消釋，覺得自己可恥，覺得和他在一處讀書，是很可喜的了。他的神情，他的聲音，都好像替我鼓吹勇氣熱心和快活喜悅的。

先生把明天的『每月例話』稿子交給代洛西，叫他騰清。他今天正寫着。好像他大有感動於那講演的內容了，臉孔燒得火紅，眼睛幾乎要下淚，嘴唇也顫着。那時的他的神氣，看去真是純正！我在他的面前，幾乎要這樣說：『代洛西！你甚麼都比我高強，你比了我，好像一個大人！』

我真正尊敬着你，崇拜着你啊！』

## 少年偵探（每月例話）

二十六日

千八百五十九年，法意兩國聯軍因救隆巴爾地，與奧大利戰爭，曾幾次打破奧軍。這正是那時候的事：六月裏一個晴天的早晨，意國騎兵一隊，沿了間道徐徐前進，一壁偵察敵情。這隊兵是由一士官和一軍曹指揮着的，都噤了口目注視着前方，看有沒有敵軍前哨的光影。一直到了在樹林中的一家農舍門口，見有一個十二歲光景的少年立在那里，用小刀切了樹枝削作杖棒。農舍的窗間飄着三色旗，人已不在了。因為怕敵兵來襲，所以插了國旗逃了的。少年看見騎兵來，就棄了在做的杖，舉起帽子。是個大眼活潑而面貌很好的孩子，脫了上衣，正露出着胸脯。

育教的愛

『在做甚麼？』士官停了馬問。『爲甚麼不和你家族逃走呢？』

『我沒有家族，是個孤兒。也會替人家做點事體，因為想看看打仗，所以留在此地的。』少年答說。

『見有奧國兵走過麼？』

『不，這三天沒有見到。』

士官沈思了一會，下了馬，命兵士們注意前方，自己爬上農舍屋頂去。可是那屋太低了，望不見遠處，士官又下來，心裏想，『非爬上樹去不可。』恰巧農舍面前有一株高樹，樹梢在空中飄動着。士官考慮了一會，把樹梢和兵士的臉孔，上下打量，忽然，向了少年：

『喂！孩子！你眼睛亮嗎？』

『眼嗎？一哩外的雀兒也看得出呢。』

『你能上這樹梢嗎？』

『這樹梢！我那真是不要半分間的功夫。』

『那末，孩子！你可以上去替我望望前面有沒有敵兵，有沒有煙氣，槍刺的光和馬那種東



西？」

『就這樣罷。』

『應該給你多少？』

『你說我要多少錢嗎？不要！我歡喜做這事。如果是敵人叫我，我那里肯呢？爲了國家纔肯如此。我也是隆巴爾地人哩！』少年微笑着回答。

『好的，那末你上去。』

『且慢，讓我脫了皮鞋。』

少年脫了皮鞋，把帶束緊了，將帽子擲在地上，抱向樹榦去。

『當心！』士官的叫聲，好似要他轉來，少年用了那青色的眼，回過頭看見士官，似乎問他甚麼。

『沒有甚麼，你上去。』

少年就像貓樣地上去了。

『注意前面！』士官向着兵士揚聲。少年已爬上了樹梢。身子被枝條網着。腳雖因樹葉遮住了不能看見，上身卻可從遠處望見。那蓬蓬的頭髮，在日光中閃作黃金色。樹真高了，從下面望去，少年的身體縮得很小了。

『一直看前面！』士官叫着說。少年將右手放了樹幹，遮在眼上望。

『見有甚麼嗎？』士官問。

少年向了下面，用手圈成喇叭擺在口頭回答說：『有兩個騎馬的在路上立着呢。』

『離這裡多少？』

『半哩。』

『在那里動嗎？』

『只是立着的。』

『別的還看見甚麼？』

少年向右方望：『近墓地的地方，樹林裏有甚麼亮晶晶的東西，大概是槍刺罷。』

『不見有人嗎？』

『沒有，恐是躲在田稻中罷。』

這時，『嘶』地彈子從空中掠了過來，落在農舍後面。

『下來！已被敵人看見你了。已經好了，下來！』士官叫着說。

『我不怕。』少年回答。

『下來！』士官又叫，『左邊不見有甚麼嗎？』

『左邊？』

『唔，是的。』

少年把頭轉向左去。這時，有一種比前次更尖銳的聲音就在少年頭上掠來。少年一驚，不覺叫說：『他們射擊起我來了。』槍彈正從少年身旁飛過，相差真是一髮。

『下來！』士官着了急叫。

『立刻下來了。但是現在已有樹葉遮牢，不要緊了。你說看左邊嗎？』

『唔，左邊。但是，可下來了！』

少年把身體突向左方，大聲地：『左邊有寺的地方——』話猶未完，又一很尖銳的聲音，掠過空中來。少年像忽然下來了，還以為他正在靠住樹幹，不料即張開了手，石塊似地落在地上。

『完了！』士官絕叫着跑上前去。

少年仰天橫在地上，伸了兩手死了。軍曹與二兵士，從馬上飛跳下來。士官伏在少年身上，解開了他的襯衫一看，見槍彈正中在右肺。『已無望了！』士官嘆息了說。

『不，還有氣呢！』軍曹說。

『唉！可憐！難得的孩子！喂！當心！』士官說着，用手巾抑住傷口，少年兩眼炯炯地張了一張。頭就向後垂下，斷了氣了。士官蒼青着臉對少年看了一看，就把少年的上衣鋪在草上，將屍首靜靜橫倒，自己立了看着，軍曹與二兵士也立視着不動。別的兵士注意着前方。『可憐！把這勇敢的少年——』士官這樣反覆地說了，忽然轉念，把那窗口的三色旗取下，罩在屍體上當作屍衣，軍曹集攏了少年的皮鞋、帽子、小刀、杖等，放在旁邊。他們一時都靜默地立着，過了一會，士

官向了軍曹：『叫他們拿擔架來！這孩子是當作軍人而死，可以用軍人的禮來葬他的。』說着，向少年的屍體，吻了自己的手，再用手加到屍體上，代替接吻。立刻向兵士們命令說：『上馬！』

一令之下，全體上了馬繼續前進，經過數時間之後，這少年就從軍隊受到下面樣的敬禮：日沒時，意大利軍前衛的全線，向敵行進，數日前把桑馬底諾（San Martino）小山染成血紅的一大隊的射擊兵，從今天騎兵通行的田野路上作了二列進行。少年戰死的消息，出發前已傳徧全隊，這隊所取的路徑，與那農舍相距只隔幾步。在前面的將校等，見大樹下的用三色旗遮蓋着的少年，通過時皆捧了劍表示敬意。一個將校俯下小河的岸，摘取東西散開着的花草，灑在少年身上，全隊的兵士也都模仿了，摘了花向屍上投灑，一瞬間，少年已埋在花的當中了。將校兵士都大家齊了口叫說：『勇敢啊！隆巴爾地少年！』『再會！朋友啊！』『金髮兒萬歲！』一個將校把自己掛着的勳章投了過去，還有一個走近去吻他的額。草花仍繼續地有人投過去，落雨般地落在那可憐的足上，染着血的臂上，黃金色的頭上，少年包了旗橫在草上，露出像笑樣的白面，可憐！好像是聽了許多人的稱贊，把為國傷生的事自己滿足了的！

## 貧民

二十九日

安利柯啊！像隆巴爾地少年的爲國捐身，固然是大大的德行，但你不要忘記，我們此外不可不爲的小德行，不知還有多少啊！今天你在我的前面走過街上時，有一個抱着瘦小蒼白的小孩的女乞食向你乞錢，你甚麼都沒有給，只看着走開罷了咧！那時，你囊中是應該有着銅幣的。安利柯啊！好好聽着！不幸的人伸了手求乞時，我們不該假裝不知的啊！尤其是對於爲了自己的小兒而乞食的母親，不該這樣。這小兒或者正饑餓着也說不定，如果如此，那母親的難過，將如何呢？假定，你母親不得已要至於對你說『安利柯啊！今日不能再給你食物了呢！』的時候，你想！那時的母親，心裏是怎樣？

給與乞食一個銅幣，他就會從真心感謝你，說『神必保佑你和你家族的健康。』聽着這祝福時的快樂，是你所未會嘗得過的。受着那種言語時的快樂，我想，真是可以增加

我們的健康的，我每從乞食聽到這些話時，覺得反不能不感謝乞食，覺得乞食所報我的比我所給他的更多：常這樣抱了滿足回到家裏來，你碰着無依的盲人，饑餓的母親，無父母的孤兒的時候，可從錢囊中把錢分給他們。單在學校附近看，不是已有多少貧民了嗎？貧民所歡喜的，特別是小孩的施與，因為：大人施與他們時，他們覺得比較低下，從小孩受物，是覺得不足恥的。大人的施與，不過只是慈善的行爲，小兒的施與，於慈善外還有着親切——你懂嗎？用譬喻說，好像從你手裏落下花和錢來的樣子。你要想想：你甚麼都不缺乏，世間有缺乏着一切的，你在求奢侈，世間有但求不死就算滿足的。你又要想想：在充滿了許多殿堂車馬的都會之中，在穿着美服的小孩們之中，竟有着無食的女人和小孩，這是何等可寒心的事啊！他們沒有食哪！不可憐嗎？說這大都會之中，有許多性質也同樣的好，才能也有的小孩，窮得沒有食物，像荒野的獸一樣啊！安利柯啊！從此以後，如逢有乞食的母親，不要再不給一錢管自走開！

第三卷 十二月



## 商人

一日

父親叫我以休假日招待朋友來家或去訪問他們，以圖彼此親密。所以，這次日曜日預備和那漂亮人物華梯尼去散步。今天卡洛斐來訪，——就是那身材瘦長，長着鴉嘴鼻，生着狡猾的眼睛的。他是雜貨店裏的兒子，真是一個奇人。袋裏總帶着錢，數錢的本領，要算一等。暗算的快，更無人能及了，他又能貯蓄，無論怎樣，斷不濫用一錢。即使有五釐銅幣落在坐位下面，他雖費了一禮拜的功夫，也必須尋得了纔肯罷休。不論是用舊了的鋼筆頭、編針、點剩的蠟燭或是舊郵票，他都好好地收藏起來。他已費二年的功夫收集舊郵票了，成幾百張地黏在大大的空

簿上，各國的都有，說是黏滿了就去賣給書店的。他常拉了同學們到書店購物，所以書店肯把筆記簿送他。他在學校裏，也營着種種的交易；有時把東西向人買進，有時呢，賣給別人；有時發行彩票；有時把東西和別人交換；交換了以後，有時懊悔了，還要依舊掉轉。他善作投錢的遊戲，一向沒有輸過。集了舊報紙，也可以拿到紙煙店裏去賣錢。他帶着一本小小的手冊，把賬目細細地記在裏面。在學校，算術以外，是甚麼功都不用的。他也想得賞牌，但這不過是因爲想不出錢去看傀儡戲的緣故。他雖是這樣的一個奇人，我卻很喜歡他。今天，我和他共行商賣遊戲，他很熟悉物品的市價，稱戥也知道，至於摺疊喇叭形的包物的紙袋，恐怕一般商店裏的夥計，也及他不來。他自說，出了學校，要去經營一種新奇的商店呢，我贈了他四五個外國的舊郵票。他那臉上的歡喜，真是了不得，且還說明每張郵票的賣價給我聽。當我們正在這樣玩着的時候，我父親雖在看報紙，卻靜聽着卡洛斐的話，他那樣子，看去好像聽得很有趣味似的。

卡洛斐袋裏滿裝着物品，外面用長的黑外套罩了遮着。他平時總是商人似地在心裏打算着甚麼。他最看重的，要算那郵票帖了，這好像是他的大大的財產，他平日不時和人談及這

東西。大家都罵他是鄙吝者，說他是盤剝重利的，但我不知道爲甚麼，卻歡喜他。他教給我種種的事情，儼然像個大人。柴店裏的兒子可萊諦說他雖到用了那郵票貼可以救母親生命的時候，也不肯捨了那郵票貼的。但我的父親卻不信這話。父親說：

『不要那樣批評人，那孩子雖然氣量不大，但也有親切的地方哩！』

## 虛榮心

五日

昨日與華梯尼及華梯尼的父親，同在利華利 (Rivoli) 街方面散步。斯帶地立在書店的窗外看着地圖，他是無論在街上，在何處，也會用功的人，不曉得是甚麼時候到了此地了。我們和他招呼，他祇把頭一回就算，好不講理啊！

華梯尼的裝束，不用說是很漂亮的。他穿着繡花的摩洛哥 (Morocco) 皮的長靴，著了繡花的衣裳，衣扣是絹包裹了的，戴了白海狸的帽子，掛了時計，闊步地走着。可是，昨天的華梯尼，

因了虛榮心卻遭遇了很大的失敗了：他父親走路很緩，我們兩個一直在前，向路旁石凳上坐下。那里又坐了一個衣服質素的少年，他好像很疲倦了，垂下了頭在沈思。華梯尼坐在我和那少年的中間，忽然似乎記起自己的服裝華美，想向少年誇耀了，舉起足來對我說：

『你見了我的軍靴了嗎？』意思是給那少年看的，可是少年竟毫不注意。華梯尼放下了足，指絹包的衣扣給我看，一面眼瞞着那少年說：『這衣扣不合我意，我想換了那銀的。』那少年仍不一顧。

於是，華梯尼將那白海狸的帽子用手指頂了打起旋來，少年也不瞧他，好像竟是故意如此的。

華梯尼憤然地把時計拿出，開了後蓋，叫我看裏面的機械。那少年到了這時，仍不擡起頭來，我問：『這是鍍金的罷？』

『不，金的囉。』華梯尼答說。

『不會是純金的，多少總有一點銀在裏面罷。』

『那里那是沒有的。』華梯尼說着把時計送到少年面前，向了他：

『你，請看！不是純金的嗎？』

『我不知道？』少年淡然地說。

『嘎呀！好驕傲！』華梯尼怒了大聲說。

這時，恰巧華梯尼的父親也來了，他聽見這話，向那少年注視了一會，銳聲地對自己的兒子：『別作聲！』又附近兒子的耳朵：『這是一個瞎了眼的。』

華梯尼驚跳了起來，去細看少年的面孔，見那眼珠宛如玻璃，果是甚麼都不能見的。

華梯尼羞恥了，默然地把眼注視着他，過了一會，終於很難爲情地這樣說：『我不好，我沒有知道。』

那瞎少年好像已明白了一切了。用了親切的，悲哀的聲音：

『那里！一點沒有甚麼。』

華梯尼雖好賣弄闊綽，但卻全無惡意。他爲了這事，在散步中一直都不會笑。

## 初雪

十日

利華利街的散步，暫時不必再想，現在，我們美麗的朋友來了——初雪下來了！從昨天傍晚，已大片飛舞，今晨積得遍地皆白。雪花在學校的玻璃窗上，片片地打着，窗框周圍也積了起來，看了真有趣，連先生也揉着手向外觀看。一想起做雪人呀，摘簷冰呀，晚上燒紅了爐圍着談有趣的故事等等的事來，大家都無心上課。祇有斯帶地獨熱心在對付功課，毫不管下雪的事。放了課回去的時候，大家多少高興啊！都大聲狂叫了跳着走，或是手抓了雪，或是在雪中跑來跑去。來接小孩的父兄們拿着的傘，上面也完全白了，警察的帽上也白了，我們的書袋，一不顧着也轉瞬白了。大家都喜得像發狂，永沒有笑臉的鐵匠店裏的兒子潑來可西，今天也笑了；從馬車下救出了小孩的洛佩諦，也拄了柺杖跳着；還未曾手觸着過雪的格拉勃利亞少年，把雪團攏了，像桃子樣地喫着；賣菜人家的兒子克洛西把雪裝到書袋裏去。最可笑的是『小

石匠，』我父親叫他明天來玩的時候，他口裏正滿含着雪，欲吐不得，欲嚥不能，祇是默然地眼  
看着父親的臉孔。大家見了都笑了起來。

女先生們也都跑着出來，也好像很高興的。那我二年級時的，可憐的病弱的先生，也咳嗽  
着在雪中跑來了。女學生們『呀呀』地從間壁的學校哄出，在敷了毛氈樣的雪地上跳躍回  
環，先生們都大了聲叫着說：『快回去，快回去！』他們看了在雪中狂喜的小孩們，也是笑着。

安利柯啊！你因為冬天來了快樂着，但你不要忘記！世間有許多無衣無履，無火煖身  
的小孩啊！因為要想教室煖些，在凍瘃了迸出着血的手中拿着些許多薪炭到遠遠的學  
校裏去的小孩也有；又，世界之中，全然埋在雪中樣的學校也很多在那種地方，小孩都震  
抖着牙根，看了不斷下降的雪，抱着恐怖，那雪一積多，從山上崩倒下來，連房屋也要被壓  
入了的。你們因為冬天來了歡喜，但不要忘了冬天一到世間，就有許多要凍死的人啊！

## 『小石匠』

十一日

今天，『小石匠』到家裏來訪過我們了。他著了父親穿舊的衣服，滿身都惹着石粉與石灰。他如約到了我們家裏，我很快活，我父親也歡喜。

他真是一個有趣的小孩。一進門，就脫去了被雪打溼了的帽子，塞在袋裏，闊步地到了裏面，用了那蘋果樣的臉孔，向一切注視。等走進食堂，把周圍陳設打量了一會，看到那駝背的滑稽畫，就裝一次兔臉。他那兔臉，誰見了也不能不笑的。

我們作積木的遊戲玩，『小石匠』關於築塔造橋有異樣的本領，一遇到這種事情，就堅忍不倦地認真去做，樣子儼若大人。他一壁玩着積木，一壁告訴我自己家裏的事情：據說，他家祇是一間人家的屋閣，父親夜間進着夜學校，又說，母親還替人家洗着衣服呢。我看，他父母必是很愛他的。他衣服雖舊，卻穿得很溫暖，破綻了的處所，也很妥貼地補綴在那裏，像領帶那種



東西，如果不經母親的手，也斷不能結得那樣整齊好看的。他身形不大，據說，他父親是個身體高大的人，進出家門，都須屈着身，平時呼他兒子叫『兔頭』的。

到了四時，我們坐在安樂椅上，喫牛油麵包。等大家離開了椅子以後，我看見『小石匠』上衣裏黏着的白粉，惹在椅背上了，就想用手去撲。不知爲了甚麼，忽然父親抑住我的手，過了一會，父親自己卻偷偷地把他拭了。

我們遊戲中，『小石匠』上衣的鈕扣，忽然落下了一個，我母親替他縫綴，『小石匠』紅了臉在旁看着。

我將滑稽畫冊給他看，他不覺一一裝出畫上的面式來，引得父親也大笑了。回去的時候，他非常高興，至於忘記去戴他的破帽。我送他出門，他又裝了一次兔臉給我看，常作答禮，他名叫安東尼阿拉勃柯 (Antonio Rabucco)，年紀是八歲零八個月。

安利柯啊！你去撲椅子的時候，我爲什麼阻止你的？你不知道嗎？這因爲在朋友前面

如果撲了，那就無異於罵他說，『你爲甚麼把這弄齷齪了？』他並不是有意弄污，並且他衣服上所惹着的東西，是從他父親工作時惹來的。凡是從工作上帶來的，決不是齷齪的東西，不管他是石灰、是油漆或是塵埃，決不齷齪。勞動不會生出齷齪來，見了勞動着的人，決不應該說『啊！齷齪啊！』應該說『他身上有着勞動的痕跡。』你不要把這忘了！你應該愛『小石匠』一則，他是你的同學，二則，他是個勞動者的兒子。

——父親——

## 雪 球

十六日

雪還是不斷地下着，今天從學校回來的時候，雪地裏發生了一件可憐的事：小孩們一出街道，就將雪團成了石頭樣硬的小球來往投擲，有許多人正在旁邊通過，行人之中，有的叱叫着說，『停止！停止！你們太惡頑了。』忽然，聽見驚人的叫聲，急去看時，有一老人落了帽子，雙手

遮了臉，在那裏蹣跚着。一個少年立在旁邊正叫着：『救人啊！救人啊！』

人從四方集來，原來老人被雪球打傷了眼了！小孩們立刻四面逃散，我和父親立在書店面前，向我們這邊跑來的小孩也有許多。嚼着麵包的卡隆、可萊諦、『小石匠』收集舊郵票的卡洛斐，都在裏面。這時，老人已被人圍住，警察也趕來了。也有向這里那里回環跑着的人。大家都齊了聲說：『是誰擲傷了的？』

卡洛斐立在我旁邊，顏色蒼白，身體戰抖着。『誰誰誰闖了這禍？』人們叫着說。

卡隆走近來，低聲向着卡洛斐：『喂！快走過去承認了，瞞着是卑怯的！』

『但是，我並不是故意的。』卡洛斐戰恐了回答。

『雖非故意，但責任總須你負。』卡隆說。

『我不敢去！』

『那不成來！我陪了你去。』

警察與觀者的叫聲，比前更高了：『是誰投擲的？眼鏡打碎，玻璃割破了眼，怕要變瞎子了。』

投擲的人真該死！」

那時的卡洛斐，我以為要跌倒在地上了。「來！我替你想辦法。」卡隆說着，捉了卡洛斐的手臂，扶病人樣地拉了卡洛斐過去。羣衆見這情形，也猜測知道闖禍的是卡洛斐，有個竟捏緊了拳頭想打他。卡隆把他們推開了說：「你們集了十個以上的大人，來和一個小孩作對手嗎？」人們才靜了不動。

警察攜了卡洛斐的手，推開人衆，帶了卡洛斐到那老人暫時睡着的人家去。我們也隨後跟着走。走到了一看，原來那受傷的老人，就是和他的姪子同住在我們上面五層樓上的一個僱員。他臥在椅子上，用手帕蓋住着眼睛。

「我不是故意的。」卡洛斐用了幾乎聽不清楚的低聲，戰抖抖地反覆着說。觀者之中，有人擠了進來，大叫「伏在地上謝罪！」要想把卡洛斐推下地去。這時，另外又有一人用兩腕將他抱住，說「咿呀，諸位！不要如此。這小孩已自己承認了，不再這樣責罰他，不也可以了嗎？」那人就是校長先生。先生向了卡洛斐說：「快賠禮！」卡洛斐眼中忽然迸出淚來，前去抱住老人

的膝，老人伸手來摸卡洛斐的頭，且撫掠他的頭髮。大家見了都說：

『孩子！去罷。好了，快回去罷。』

父親拉了我出了人羣，在歸路上向我說，『安利柯！你在這種時候，有白白過失負擔責任的勇氣嗎？』我回答他：『我願這樣做。』父親又重問我：『你現在能對我立誓說必定這樣嗎？』我說：『是的，立了誓這樣說，父親！』

## 女教師

十七日

卡洛斐怕先生責罰他，今天很耽心。不料先生今天缺席，連助手先生也沒有在校，由一個名叫克洛彌 (Signora Cronchi) 夫人的年齡最大的女先生來代課。這位先生有兩個很大的兒子，其中一個正病着，所以她今天很有憂容。學生們見了女先生，就喝起彩來，先生用了和婉的聲音說：『請你們對我的白髮表示些敬意，我不但是教師，還是母親呢。』大家於是都靜肅了，

唯有那鐵面皮的勿蘭諦，還在那里嘲弄着先生。

我弟弟那級的擔任教師代爾卡諦先生，到克洛彌先生所教的一級裏去了，另外有個綽名『尼姑』的女先生，代着代爾卡諦先生教那級的課。這位女先生平時總穿黑的罩服，是個白色，頭髮光滑，炯眼，細聲的人。無論何時，好像總在那里祈禱，性格很柔和，用那種絲一樣的細聲說話，聽去幾乎不能清楚。發大聲和動怒那樣的事，是決沒有的。雖然如此，祇要略微舉起手，指訓誡，無論如何頑皮的小孩，也立刻不敢不低了頭靜肅就範，刹時間教室中就全然像個寺院了，所以大家都稱她作『尼姑』。

此外，還有一位女先生，也是我所歡喜的。那是一年級三號教室裏的年青的女教師。她臉色好像薔薇，頰上有着兩個笑渦，小小的帽子上插着長而大的紅羽，頂上懸着黃色的小十字架。她自己本是快活，學生也被她教得變成快活。她說話的聲音，像銀球轉滾，聽去和在那里唱歌一樣。有時小孩喧擾，她常用教鞭擊桌，或是拍手，來鎮靜他們。小孩從學校回去的時候，她像小孩似地跳着出來，替他們整頓行列，幫他們戴好帽子，外套的扣子不扣的代他們扣好，叫他

們不要傷風。恐怕他們路上爭吵，一直送他們出了街道。見了小孩的父亲，教他們在家裏不要打扑小孩，見小孩咳嗽，就把藥送他，傷風的時候，把手套借給他。年幼的小孩們纏牢了她，或要她接吻，或去抓她的面罩，拉她的外套，吵得她很苦，但她永不止，總是微笑着一一地去吻他們。她回家去的時候，身上不論衣服，不論甚麼，都已被小孩們弄得很不好看，但她仍是快快活活地回去。她又是在女學校教女學生繪畫，據說，她用了一人的薪金，扶養着母親和弟弟呢。

## 負傷者訪問

十八日

傷了眼睛的老人的姪子，就是帽上插紅羽那位女先生所擔任一級裏的學生。今天在他叔父家裏看見過他了，叔父像自己兒子一樣地愛着他。今晨，纔替先生鈔清好下禮拜要用的每月例話『少年筆耕』，父親說：『我們到那五層樓上去望望那受傷的老人罷，看他的眼睛怎樣了。』

我們走進了那暗沉沉的屋裏，老人高枕臥着，他那老妻坐在旁邊陪着，姪子在屋角遊戲。老人見了我們，很歡喜，叫我們坐，說已大好了，受傷的並不是要緊地方，四五日內可全好的。

『真不過受了一些些傷。可憐！那孩子正耽心着罷。』老人說。又說醫生立刻將來。恰巧門鈴響了。他老妻說『醫生來了，』前去開門，我看時，來的卻是卡洛斐，他着了長外套，立在門口，低了頭好像不敢進來。

『誰？』老人問。

『就是那擲雪球的孩子。』父親說。

老人聽了：『嘎！是你嗎？請進來！你是來望我的，是嗎？已經大好了，請放心。立刻就復原的。請進來！』

卡洛斐似乎不看見我們也在這裏，他忍住了哭臉走近老人牀前去。老人撫摩着他：

『謝謝你！回去的時候，告訴你父親母親，說經過情形很好，叫他們不必掛念。』

卡洛斐立着不動，似乎像還有話要說。